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云南花灯百花竞艳、繁荣发展—— 玉溪花灯:万紫千红满园春

□ 乔嘉瑞

作为戏剧的花灯,在云南源远流长,十分盛行,形成了以“云南花灯”为总称的若干分支,如滇中的昆明花灯、滇东北的曲靖花灯、滇西的楚雄花灯、滇南的玉溪花灯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云南花灯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呈现一派繁荣发展的景象。其中玉溪花灯驰名久远,独树一帜,是云南省最早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戏剧。全省花灯界首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的演员,也出自玉溪花灯队伍。

继“新灯”传统 走戏剧道路

玉溪花灯剧院(玉溪花灯戏传承保护展演中心),是玉溪花灯的最高水平表演院团和集大成者,其前身是成立于1952年的玉溪人民实验剧团花灯组,这个团队成立伊始,花灯艺术就面临着向歌舞发展还是向戏剧发展的抉择。

花灯从歌舞形态发展到戏剧形态是一个历史飞跃,在这个飞跃中,玉溪“新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上世纪初,玉溪城乡经济活跃,文化发展,知识分子介入到花灯的创作演出活动中,他们创演的剧目贴近实际,反映现实,注重戏剧性,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剧目,如《出门走厂》《蟒蛇记》《董永卖身》《双接妹》等,改变玉溪花灯多与农事紧密相关的歌舞形态,面貌为之一新,受到各界观众欢迎,被称之为“新灯”。全民抗战爆发后,著名戏剧活动家、玉溪人王旦东编写《枪毙罗小云》《新投军别窑》《张小二从军》等“新灯”抗日剧目,在昆明等地连演60多场,创造了花灯史上的演出盛况,拓宽了花灯的现实主义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玉溪花灯团继承“新灯”传统,不断推陈出新,先后排演了《王秀鸾》《王贵与李香香》《人往高处走》《借红灯》《柳荫记》《十五贯》等古装戏和现代戏,深受各界好评。他们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回生棒》《锤金扇》《闹五更》《闹菜园》等,均在上世纪50年代云南省戏曲汇演中,获得创作奖或表演奖,有的剧本还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些成绩在当时州、市一级的剧团中是非常突出的。

这一时期,由刘宝贤、王旦东等整理改编的花灯传统戏《玉约瓶》,主题积极,故事曲折,在传统的基础上既发展了歌舞表演,又丰富了戏剧情节,歌舞性与戏剧性较好结合,并创造出了“正崴”“平崴”“别扇”等舞蹈动作,拓宽了表演形式,受到广大观众的高度赞赏。该剧在省级汇演中引起轰动,继而被选拔进京参加全国第一屆民间歌舞汇演,广获好评。该剧至今依然是玉溪花灯剧院的保留剧目。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玉溪花灯剧团



已经能上演诸如《红岩》《女飞行员》《年青一代》《洪湖赤卫队》等极具时代气息、剧情曲折复杂、人物众多且性格各异的大型剧目,显示了极强的戏剧表演功力。

演歌舞故事 创花灯品牌

王国维先生在《戏曲考原》中提出,“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这是传统理论对戏曲艺术最准确的论断。玉溪花灯走戏剧发展的道路,同时注重对花灯歌舞的传承创新。如前所述,《玉约瓶》就是“歌舞演故事”的成功作品。但他们的歌舞不是为歌舞而歌舞,而是为故事服务并与剧情结合、表现人物喜怒哀乐的歌舞,在他们传承与创新的剧目里,故事是核心内容,歌舞是表现故事的手段。

戏剧不能没有故事,故事是世界性的语言,对故事的爱好是人类普遍的文化需求。起伏跌宕、引人入胜的故事与演员生动感人,形神兼备的表演相结合,是戏曲最大的魅力。玉溪花灯剧院在编创新剧目时,十分重视剧本的

故事性原创性和完整性。时任玉溪花灯团长的朱丽云,在总结这一时期玉溪花灯的发展道路时说:作为戏剧团体,首先要抓好戏剧剧目,剧目要推陈出新,反映时代;刻画人物的内心要向话剧学习;表演身段和做工要向昆曲和越剧借鉴;音乐和舞蹈要坚持花灯本色,根据不同剧目与民族音乐和民族舞蹈相结合,但万变不离其宗,要守住花灯的根。

诚哉斯言,玉溪花灯就是这样一路走来,不断发展繁荣。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玉溪花灯剧院的创作演出进入一个持续发展、不断繁荣的时期,这个势头至今未减。《军营小院》是这一时期的力作,该剧从军嫂的角度,讴歌人民军队的坚强勇敢和与人民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这出戏于1987年应中央军委和文化部邀请进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60周年汇报演出,广获好评。

从这一时期开始,玉溪花灯团创作的作品,主题积极,故事完整,情节跌宕,人物鲜活感人,舞台呈

现方式载歌载舞,引人入胜,许多剧目参加过文化部、中国文联和中国剧协举办的全国性戏剧赛事,或曾登台亮相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大舞台,或荣获国家级重要奖项,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其中以《情与爱》《金银花·竹篱笆》《卓梅与阿罗》3个剧目最为突出。

创演于1991年的《情与爱》,成功塑造了一个农村基层党员崭新而真实的艺术形象,他不仅带领群众致富,还带领群众进行健康的现代人格的塑造。创演于1995年的《金银花·竹篱笆》,是一出雅俗共赏的轻喜剧,表现社会转型时期人际关系的深刻变化,着力歌颂了现代人的美好心灵。创演于1997年的《卓梅与阿罗》,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剧目,这是世界戏剧经典与花灯艺术相结合的积极有益并取得成功的艺术实践。《情与爱》和《金银花·竹篱笆》荣获“文华奖”,《金银花·竹篱笆》同时还获得中宣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卓梅与阿罗》荣获中国文联和中国剧协颁发

的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这一时期,云南花灯艺术相比全国各地的地方剧艺术是相对沉寂的,而玉溪花灯剧院这3台大戏相继登台,似“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给首都戏曲界和全国戏曲界带去了一股云南戏曲艺术的新风,令云南花灯声名鹊起,受到全国戏曲界的瞩目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上述3台大戏的成功,离不开全体演员的精心参与、出色表演以及音乐舞美的通力合作,但不得不提及在3台大戏中均为主演,现任玉溪花灯剧院院长的花灯表演艺术家杨丽琼,她表演细腻、张弛有度,嗓音甜亮,舞姿优美,把握人物性格准确到位,荣获“文华奖”和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这是云南省花灯界盛开的第一朵“梅花”。1999年,玉溪花灯剧院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著名艺术表演团体”,成为玉溪的文化名片和云南花灯的著名品牌。

乘改革春风 展时代风采

迈入新世纪,玉溪花灯剧院在传承与创新并重的道路上不断砥砺前进,创演了大型剧目《五彩河》《古调歌》《大山深处有天堂》《踏歌娘》《山花》,移植上演了大型红色题材剧目《江姐》等。其中《古调歌》获得第十届中国戏剧节“剧目奖”,并参加文化部举办的“2012年全国优秀剧目展演”。

玉溪花灯剧院排演的大戏取得不俗的成绩,小戏也令人耳目一新。《蝶双飞》《一对羊》《冤家·亲家》3个小戏相获第一,第二届“中国戏剧奖”的剧目奖和小戏小品一等奖、“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汇演”小戏类金奖。另外,移植于浙江宁波地方戏曲剧种甬剧的《典妻》,于2010年应邀赴伊朗德黑兰参加“第28届法加尔国际戏剧节”演出,获得“金面具奖”,2011年《冤家·亲家》在韩国获得金奖。接连在国际舞台获奖,提升了玉溪花灯的国际知名度,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近年来,玉溪花灯剧院倾力打造红色题材剧目《山茶花红》。该剧着力刻画和歌颂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吴澄和他爱人——云南革命先驱李国柱唤起工农大众、争取民族解放而英勇就义的故事,剧情故事感人,人物形象生动,具有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深远意义。这出戏是2017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和云南省文化精品工程的资助项目,是近年来云南省红色题材戏曲创作的深刻要果,该剧用戏曲的形式,对宣传党的历史、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成功的实践,至今已演出40余场次,受到广大观众欢迎。

(作者单位:云南省戏剧家协会)

铭记解放 丰碑铸魂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三座纪念碑

□ 缪关永 陈琳 文/图



“边纵”第九支队和当地坚持战斗的其他“边纵”部队,完全有能力消灭这股逃往澜沧江南岸的蒋残匪等情况,初步计划大部队不过江,对此,唐登岷、邹培夫以及召存信率领20多名土司头人纷纷发表建议,提出鉴于南下解放军不懂民族语言、不熟悉江南情况等问题,由民族自卫队同志为解放军带路、当翻译、供应粮草,保证解放军一路畅通;关于缺乏船只的问题,可以从其他村寨募

集并动员群众砍竹子扎竹筏来解决等。随后,人民群众在短时间内募集到20多只木船、100多条竹筏。在人民群众拥护和帮助下,解放军于14日凌晨在勐罕抢渡澜沧江,当地各族群众主动为解放军划船、撑筏,可谓“百筏渡江,人民敢为先”,展现了西双版纳人民奋斗求解放的斗争精神。解放军渡过澜沧江击溃南岸守敌。

乌龟山战斗纪念碑。南峤乌

龟山战斗是云南全境解放的最后一战。1950年2月16日,吴效闵、赵培宪率领600余名解放军野战军指战员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九支队政治部主任唐登岷所率机动营、车佛南镇江联合指挥部所属部队400余人组成的追歼部队,将国民党九十三师二七八团等部近千人包围在勐遮乌龟山南侧县政府大院内。17日凌晨向敌人发起猛攻,天亮结束战斗,共毙、俘敌军500余人,缴获

各种武器1000余件。中午,我军在乌龟山又与从勐阿方向返回的一股敌人发生激战,歼敌200余人。

解放军押着大批俘虏返回时,各族父老乡亲与解放军依依惜别。解放军途经的每一个村寨,都设有慰劳站、茶水站,还有傣族男女青年组成的歌舞队,敲起铓锣、象脚鼓,载歌载舞慰问感谢和欢送亲人解放军。乌龟山战斗纪念碑融入并见证了党和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鱼水深情。

西双版纳解放纪念碑。这座纪念碑记录了西双版纳全境解放的完整历史过程,是今天学习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继承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1947年9月至1950年2月,人民解放军南下追歼国民党溃军,经过渡澜沧江作战、乌龟山战斗、曼伞追击等战斗,解放西双版纳全境,建立人民政权。在这一过程中,解放军野战军和边纵指战员以及民工团、武工队员等,历经千辛万苦,英勇作战,奋斗牺牲,为西双版纳的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革命前辈英勇斗争的历史,将激励全州各族人民牢记英雄名、永怀英雄恩、传承英雄志,为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作者单位:中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委党校)

而今迈步从头越

□ 张瑞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西省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考察时指出:“我们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回顾长征历史,传承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将更加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十万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万人在于都集结,开始长征。长征途中,英雄的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转战乌蒙山,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纵横10余省,进行了600余次重要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即将胜利之时,毛泽东写下了《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史诗般再现了万里长征的艰难历程,歌颂了红军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那么,红军长征的胜利,是靠什么力量支撑呢?

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红军长征,正是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无所畏惧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走完了常人不可能走完的路,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

忠实履行人民军队宗旨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历史告诉我们,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人民军队就能无往而不胜、无敌于天下。”红军长征经过湖南汝城县沙洲村时,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朴实无华的语言,生动反映了党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首歌就是军民团结如一人的真实体现。人民是靠山,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保持高度的政治自觉性严守铁一般的革命纪律。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历史告诉我们,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一支军队的力量,不仅要看其人数,不仅要要看其武器装备,还要看其纪律性。一支没有纪律的军队,只能是乌合之众。”中央红军长征经过云南马龙、宣威地区时,周恩来因指挥部队作战,10个小时没吃饭,警卫员未经允许从老乡家里拿了两碗苞米饭和10个鸡蛋。周恩来知道后立即严肃批评,要求警卫员写检讨并按价付钱给老乡。正是有铁一般的纪律锤炼出钢铁般的意志,红军将士才能步调一致向着胜利前进。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红军长征出发85周年。回望光辉岁月,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发愤图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行。

(作者单位:中共姚安县县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
主办